

## 西湖情思

杭州是一座美丽的城市,素有天堂之誉。十三世纪时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·波罗于元十二年(公元1275年)来到杭州,这位到过全球许多城市、在中国待了18年的西洋人,震惊于杭州之美,觉得已难于用言语来表述,唯有连连惊呼:“这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!最华贵的城市!”

北宋著名词人柳永乍到杭州,一见倾心,精神陡振,诗思勃发,一改其温婉风格,写下了一首豪放的《望海潮》词:“东南形胜,三吴都会,钱塘自古繁华……”这阙高歌杭州之美的千古金曲,一时广为流传,传到宋朝北邻金国,金主完颜亮欣然有慕于“三秋桂子,十里荷花”的杭州西湖,遂起投鞭渡江之志。他找来一幅西湖全景图,在图上添上了自己立于湖边吴山之巅的画像,并题诗曰“万里车书已混同,江南岂有别疆封?提兵百万西湖上,立马吴山第一峰。”这位金国君主后来大举南侵失利后被杀,美梦终成泡影。把金国侵宋的原因归结于一首词,当然无稽,但也可见柳词抒写杭州之美的巨大魅力。

沪杭毗邻,我来杭州的机会较多,从1970年10月第一次来游,至今都有一、二十次了。每次来了,都一定要去湖边转转,就像与情人有约一样。在我眼里,西湖的美是一种诗意的美——须晴日:湖光明媚,山色秀丽,晨晖夕岚,花树迷离。长堤烟柳画桥,铺陈清风明月的空灵意境;楼台亭阁水榭,绵延金碧辉煌的热烈,风月无边。柳浪闻莺、花巷观鱼,曲院赏风荷、平湖望秋月,听南屏晚钟,感觉神秘而庄严;看双峰插云,如凝固的乐章雄浑而苍凉。

雨中的西湖,别具情趣,更富有诗意:淡烟笼住翠柳丝条,雾纱遮掩湖山胜貌。梦幻般的西子姑娘隐现于丝帘翠幕之中,好像是个怕羞的少女,戴上了雨丝摇曳的珍珠面罩,朦胧、缥缈。青山隐隐了,湖水迷离了,玲珑的楼阁。隐约在烟容雨态里,有如仙境中的珠宫贝阙;稀稀落落的小小游艇,在空濛的湖心荡桨,不时地传来几声豪放的欢笑。飞翠飘红的湖心小岛,烟云迷漫,恍如雨丝风片里的蟹屿与螺洲,梳裹就西子的凤髻雾鬟……

迷人的西湖,还有那么多的形胜:长堤、断桥,孤山,西冷,玉泉,灵隐,飞来峰与三天竺,黄龙洞和葛岭,甚至倒掉多年的雷峰塔,兀自让人魂

牵梦萦,以及虎跑的泉水泡一杯狮峰名茶龙井……更不要说西湖的怀里还深情地拥抱着几颗民族忠魂——青山有幸埋忠骨哟,西子湖头有于肃祠、岳飞庙、秋瑾墓、张苍水的坟。

宋代大文学家苏轼先后二次贬谪杭州,却与西湖一见钟情。他把自然界的西湖比喻为著名的越中美女西施,以一首七绝短诗,叫响了一个从此流传世上的美丽名字——西子湖:“水光潋滟晴方好,山色空蒙雨亦奇。欲把西湖比西子,淡妆浓抹总相宜。”

是的,西湖的美,仿佛只有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的西施差可比拟:里湖外湖,湖光明媚,如同美女的盈盈眼波;南峰北峰,山色神秀,好似佳人的颀颀黛眉;柳浪中啼树的呀呀莺声,不正是美人清脆娇媚的歌声吗?那芳草茵茵的苏堤白堤恰似佳人系着波光水影的翠绿裙带啊!“西湖真西子,烟树点眉目。”“只有西湖似西子,故应宛转为君容。”……苏东坡这位大诗人的特殊厚爱和极妙才情,让西湖以绝色佳人的西施形象永远进入世人的心。

现在,我就行走在苏轼第二次主政杭州,治理西湖留下的政绩——苏堤之上。天已薄暮,湖面上烟云四合,霞光闪闪,色调浓郁。天空显得苍蓝而幽深。脚下清波舐岸,绿草如茵;斜晖脉脉水悠悠,雷峰塔虽已倒掉,雷锋夕照长存——橘红的岚影波光,泛映出一抹相思意蕴,爱情的魅力长在,神话因之而不老,何况白堤上还有一座断桥!

仰望苍穹,余霞散成绮,一天相思写满一湖的空阔。暮色渐渐地变蓝、变浓,变得苍茫起来、深邃起来。灯光一盏一盏地亮起来,无声无息地,不炫目,不闪烁,柔和地璀璨在花树间,为黄昏的西湖消融黑暗,撑起一抹温馨的暖色,映照着一叶叶画舫的轻盈,如梦似仙,天上人间……

忽忆起三十年前陪娟子来游杭州,在西子湖上荡兰桂之桨,一圈圈波纹、感情的涟漪漾开,舟行镜中,人在天上,心在波浪间徘徊。玉笛与凤箫齐奏,重现青春风采。手握着古典的桨,却辜负了一腔火样情怀。记得舟靠小沈洲,走上湖心岛,徜徉在楼台亭榭间,我拉着她的手,穿过花木扶疏的石桥曲径,来到“我心相印亭”看湖中的“三潭印月”。她瞥了一眼匾上的亭名,幽幽地一叹:“三潭印月明,我心相印谁?解不开思想的缆,



卢成翔 油画《南门大堤夜景》

驶不出心中的海。”此情此景,宛如昨日,可弹指间已半甲子去也!一个关不住的梦逸出,逸出久远的年代,西湖风浪平息,历史宁静下来。

信步在苏堤大桥花柳之间,游人寥落,很契合我此时的零落心境。也许寂寞也是一种境界,可寂寞时心也能宁静吗?上午我去了钱塘江边月轮山,登上了千年古塔六和塔,心情很平静,一点儿也没有“当年曾与佳人有约,如今独自凭栏”的感慨或遗憾,只是凝视着钱塘江静静地流出历史的画图。江流悠悠,江涛汨汨,我仿佛在倾听一支历史的咏叹调——江山记忆中有大海的狂暴,六和塔压着一片惊涛骇浪……之后,我跑到虎跑去喝了一壶苦茶,想起当年的愿言,又远走风篁岭去看古泉龙井,并在龙井村里待了好大一会儿,待到走出九溪十八涧的幽径,远山已衔不住西天的夕阳——“夕阳一点如红豆,已把相思写满天。”对着西湖的空阔,我仰天长啸,尽吐胸中块垒。

行行复行行,走至跨虹桥北苏堤尽头,西拐来到曲院风荷一酒家。沿着花墙绕过假山,在滨水平台上吃晚饭时,又想起了那年和娟子也是坐在这里,开心地享受了一次烛光晚餐,还喝了一瓶通化葡萄酒。此刻我痴痴地凝望着湖中的睡莲——看不厌的妩媚,看不厌脱俗的清丽;不胜凉风的娇羞,心紧紧藏在绿叶里。唉,咫尺的距离,咫尺千里啊!

怀着些许惆怅,离开了小巧玲珑的曲院风荷和满眼鲜花,沿北山路东行,从西冷桥转入白堤,我走向平湖秋月。白堤堤面低平,在堤上漫步,

湖水格外可亲。白堤把西湖分隔为里湖外湖,外湖宽阔,南望一片暗沉沉,波心荡,冷月无声。朵云如雪,飘一湖神话与诗纹;里湖小巧,灯光里,波光粼粼。北看山坡上,琼楼参差,闪光的窗口洒落几许温馨。来到了平湖秋月,水面更加开阔了,波平如镜,一望无涯;皓月当空,清辉四泻。站在亭台楼阁的剪影里,我望着那幽幽的湖水,隐隐的青山,冷冷的月色,寂寂的栏杆,一时间,竟有些痴了。寻梦西湖的江湖浪子,思想和幽情都在此刻被月下的西湖溶化了,溶入那巨大的空阔与无际的深沉,仿佛那种空阔与深沉,就是生命的本源,脑中那些缥缈如云的思绪已出窍四散,心里一片空灵——“秋水文章不染尘”。

疏落的灯光,昏黄在皓月的银晖里,有些愁肠。一艘游艇划过,洒下一阵欢快的笑语娇音,伴奏桨声的律动,一声声敲打水心——水之心扉,敲打出流韵悠长。我的心变得苍老起来,禅意悠悠。记忆依旧在,梦幻依旧在,只是这世界在变化,有一些东西正在离去,有一些东西正在生成,包括生活、思想、甚至情怀……山寺的晚钟忽然撞响,把我从西湖深沉的空阔中撞了出来——现实依旧在,过去依旧在,温柔的絮语已失落在一湖清波里,裹在温柔里的心,忽觉一抹冰凉。老了春风老了人,青春之歌绝响。热情变成岩浆,埋进心底深处,从此不再澎湃。

别了,杭州醉人的风。别了,西湖柔软的水。

挥一挥挥手,我决然地离去,不带走一滴水珠、一片云彩。

## 安全生产的标语

□ 北风

去各类生产现场,经常会看到大幅的安全生产标语:不伤害他人,不被他人伤害,不自己伤害自己。这样的标语口号,如果由安全生产领域转移出去而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,使之成为人们安全生存、幸福生活的重要提示,倒也颇有意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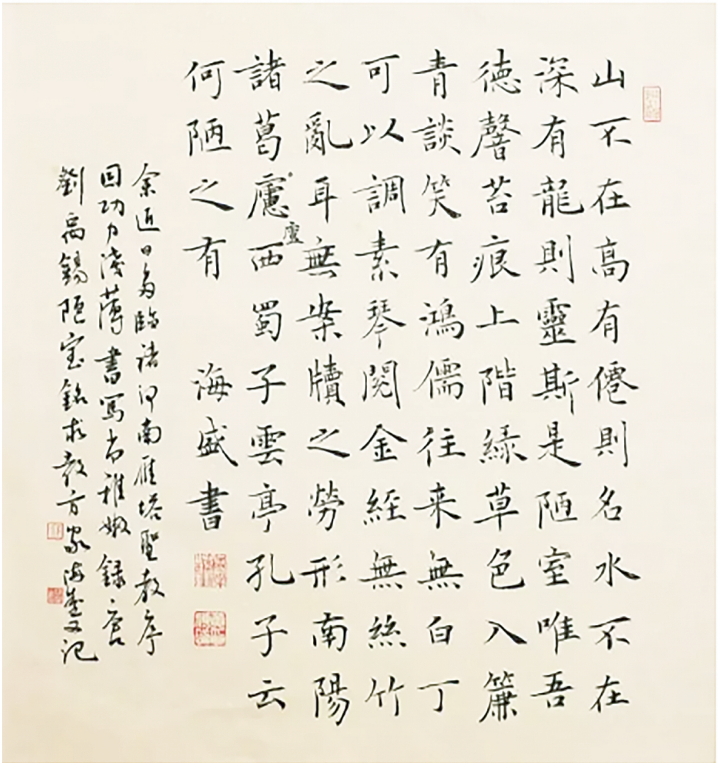
“不伤害他人,不被他人伤害”,换一句话讲就是“害人之心不可有,防人之心不可无”。对于一个善良的人而言,不伤害他人是很容易做到的,不被他人伤害却不好说了。善良的人,一则常常没有防止被人伤害的戒心,二则往往没有识别伤害物的能力,所以容易受到伤害。善良的人经常把别人看成如同自己那样善良,所以有时候伤害他的人就站在面前也辨认不出来。尤其是现代,化妆、整容技术越来越成熟,阴暗的人都道貌岸然,都异常可爱,善良的人一辈子都会蒙在鼓里。只是人活在世界上,总该把好人坏人分一个清楚,总也应该防止被人伤害而重重跌

倒在地,所以就一定要努力地使得自己“不被他人伤害”。

“不自己伤害自己”,其实那也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。说起来,我们谁也不愿意去自残、自虐甚至自裁,但是经常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自己伤害自己。自忧、自扰、自寻烦恼,本质上就是一种自己伤害自己的形式。自卑、自馁、自暴自弃,以及自高自大、自作聪明、自作自受等,也是自己伤害自己的具体表现。平稳、开心的日子,或许就因为自我干扰而被颠覆了。

要说伤害,一定程度上说,别人都没有本领伤害你,只有你自己才可能伤害自己,而且这才是真正致命的伤害。

“不伤害他人,不被他人伤害,不自己伤害自己”,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理解 and 实践这一行有关安全生存、幸福生存的标语口号。



黄海盛 书法《陋室铭》